

人在爱途
不是狭路相逢
就是久别重逢

愿你一世有处可去，
有爱可依

我喜欢旅行，喜欢漂泊。
我喜欢睡帐篷时，

听着外面的风声，感受着风中做的那个梦。

人在爱途

我有故事
你有酒吗

申凯 著
尉迟无德



重度文艺青年、旅行强者、户外俱乐部专业领队
——尉迟无德

继《人在爱途，只为最美的遇见》后再出新作

天涯千万点击
数万驴友翘首企盼



 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人在爱途

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

申凯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在爱途：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 / 申凯著. -- 南

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7.10

ISBN 978-7-210-09621-4

I. ①人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6986号

人在爱途：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

申凯 / 著

责任编辑 / 冯雪松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7年10月第1版

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880毫米 × 1280毫米 1/32 9.625印张

字数 / 205千字

ISBN 978-7-210-09621-4

定价 / 36.80元

赣版权登字-01-2017-58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寄回印厂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10-64926437

序

· 缘起

几年前，看过一则孙红雷为一款名酒拍的广告，很喜欢里面的一句广告语：“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。”

我敬佩有信仰、坚韧的男人。我喜欢有故事、有经历的男人。和他们接触得多了，我常这样想：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在生命的过程里，总是会生长出一些枝枝蔓蔓。于是人们就开始努力去修剪，想把自己这棵树修剪得理想、完美。当你真的把那些枝枝蔓蔓砍掉、折断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如同公园里那些整整齐齐的树木花草，虽然好看却没有韵味，远没有那些随意生长在原始森林中的草木更让人向往。



人如草木，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生也会缺了些自然和美丽，多了分呆板和刻薄。理想中的完美反倒因此平添了缺憾而变得不真实起来。所以我说，这个世界本没有完美，刻意追求的完美都是不真实的虚幻。人生最大的不完美，是失去，最可怕的也是失去。因这失去，人生就会变得真实起来吗？我不大确定。

我和他们都是这个故事里的人，在这故事里沉浸、迷失，有时拥有，有时错肩而过。作为读者的你，也有自己的故事吧！

好吧，人生比戏更精彩，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。



目录

· Contents

壹 出发

一个电话 / 2

接老曾 / 5

初相见，那个女人、老赖大哥 / 10

恍然这里是新疆 / 14

天池边，我给你讲个故事 / 24

是谁踩我脚后跟？ / 30

贰 吐鲁番

出发！目的地：吐鲁番 / 38

男人的卧谈 / 48

吃葡萄，妙说师徒四人 / 52

眼睛闭着，怎么触电？

老赖的生日 / 66

叁 南疆之行

库车路上的闲谈 / 72

一些往事，不忍回首 / 81



我们在意的，是什么？ / 91
阿克苏的烤肉以及我的故事 / 100
惊魂！ / 111
是为了回头寻找，还是为了相遇 / 124
再讲一段老赖的故事 / 135
传说中的香妃墓 / 142
兔牙女人 / 150
老赖的又一春 / 157
爱情，就这么简单？ / 174
如梦般的喀什老城 / 192
走进喀什大巴扎！ / 204
一路前行 / 212
喀什，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/ 243
喀什的四季 / 257
突变 / 266
是重生，亦是奇迹 / 279

终篇 我们都是**有故事的人** / 291
后记 / 298

出 **壹**
发

{ 时间：2010年10月
地点：新疆



/一个电话/

时间2010年10月。那一天，中午。

我正在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一家不大的餐厅，身边坐着的是西安当地的两位朋友。每次到西安，这家餐馆，我必定会光顾。

以我的味蕾评判，这家的肉夹馍是我吃过的最好的。馍外皮烤得酥脆焦香，腊汁肉肉香醇厚，汤汁味重醇香。两碟小菜，六个肉夹馍，每人一碗煮面汤，简单却满足。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
那时，刚从西藏下来，一身疲惫，但肩上，还有西藏阳光的余辉与留恋。西安两位朋友把玩着我带给他们的礼物，我听着他们讲西安，讲街景世俗，讲人情冷暖。耳边，餐馆服务员用纯正的西安话，与客人交流着。很奇怪，每次到西安，我的耳边都会回响起一部电视剧——《武林外传》。佟湘玉的陕西话，温软圆润如江南的绵绵细雨，让人心酥。但在西安，我几乎就没听到过一个当地女人能讲出那般的意境。西安女子，大气，嗓门也大，声音高亢嘹亮，听她们说话，我只能想起那首《黄土高坡》。

走神了。电话响起。老曾。这哥们，我喜欢，和我投脾气。老曾，1971年生人，这哥们性格风风火火。有多疯？我第一次跟他一起自驾，从内蒙古的阿尔山，穿越呼伦贝尔草原，到额尔古纳。辽阔的大草原，蓝天白云，风清草绿。这哥们一下子就来了情绪，一脚油门下去，那吉普车就贴着地皮蹿了出去，惊起一片飞鸟。飞鸟打在车前窗上，血花四溅。到目的地后一看，车前风档栏里挂着十几只鸟的尸体。

我觉得这家伙，一句话：如果地心吸引力降低一百倍，他能开着车把空中的直升机给撞下来。他是真能，也真敢。我是亲眼看过他在城市里，把车开得飞起，坐他副驾一女孩都被吓哭了。

我和老曾的相识，是一段被人误解、啼笑皆非的故事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，我带车队进藏，老曾也在车队里，我把他给编在尾车，为此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。车到八一，这家伙病了，感冒，发烧。他怨我，说是因为我把他编在车队收尾，才导致他郁闷得发病。

按原计划，车队第二天就要翻越海拔五千多米高的米拉山口，感冒发烧容易导致肺水肿，而这是会要命的病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老曾住同一间房。半夜，这家伙开始发烧。我用白酒给他搓前心后背，物理降温。后来我烧了热水给他烫脚，又喂他喝了点热水。那时是半夜两点多，一番折腾后，我也没了睡意，索性穿起衣服，把我的被子也压在他的身上。这家伙看我不睡了又要了我的枕头——他嫌一个枕头低。于是，他睡着了，鼾声如雷。我穿着羽绒服，上网。早上六点天刚亮。有人敲门，我开门。进来五六个车友，又是送药，又是问候。刚进到房间里面，就全都给愣住了。

有两个女人还回头看我，眼神充满了鄙夷。也有男的回头看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也讪笑，但不解释，也没法解释。双标间客房，两张床。一张床上空空如也，另一张床上，两床被子，两个枕头。最要命的是，头天晚上，我的脸不小心被树枝划破，留下一条两寸多长的血痕。

老曾被叫醒，众人饶有兴致地审他。这家伙坏，带着东北爷们那种明目张胆的坏。他指着我的脸上血痕，说：“下回别反抗，没用。”

别说，经过这番折腾，这家伙居然痊愈了。他也就是仗着身体好，第二天还顺利翻越了海拔高达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。

直到今天，那件事还是悬而未决的疑案。当时一起的三十多个车友，一致认为我俩有问题。我也从不解释。我稀罕女人我知道。足够了。但我和老曾成了最铁的好哥们。

老曾打电话从不多废话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西安。”

我跟他说话也从不废话。

“你明天出发到乌鲁木齐，我们这有个车队，你来带，走南疆。”

“好。”

放下电话。

一切都等见面再细聊，电话里没必要磨叽。

飞机终于降落，机场叫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。瞧这名头，显赫、威猛又接地气。

停车场，找到老曾的车。打开车门，老曾正在接电话，只是冲我点一下头，眉头紧锁。看来这一趟玩得不够开心。

我一直纳闷，看影视剧那些兄弟重逢场面，要么双手紧握，要么深情相拥。难道那些编剧、导演平常真的就这么夸张？

北方男人重逢时，一个微笑或一个手势就是千言万语。

老曾比我上次见到他时，明显又发福一圈，尤其突出的是那肚子。

老曾的发迹史很有戏剧性。他在2002年从事业单位下海，折腾一年多，没见到效益。2003年“非典”爆发，街道上都罕有人迹，这哥们就坐在家每天打电话推销自己的项目。

人，闲在家里百无聊赖时，哪怕接到陌生人打来的无聊电话都愿意多聊几句。非典一结束，他的订单如雪片。短短五年，到现在这哥们已经在八个城市开了十几家分公司。

上车，一辆新款的大切诺基，整车进口的。等了大概五分钟，他的电话终于打完。

“怎么样，这趟西藏？”

“老样子。”

这就算打过招呼。男人之间真没那么多废话。

车上路，言归正传。这个车队有四辆车，都是一起新买的大切诺基。老曾因为老父后天做手术，所以临时取消了行程，准备明天赶回家中伺候老父，这才调我来领队。

以前的老曾几乎一个月染一次头发。每次见到他，头发都是又黑又亮的。这次他没染发，黑白掺杂，白的多黑的少，多了几分沧桑和成熟。

老曾摸着头发，苦笑，解释说他老婆严令不许再染发，美名其曰为了健康，实则是怕他招惹手下的小姑娘。这次出来，老曾的老婆把她妹妹派来，说是为了照顾老曾，其实就是贴身监控。

男人活到这个份上，累。

老曾突然来了兴致，说：“我那小姨子，快四十了！大姑娘，未嫁。年轻时心高气傲，挑嘴。现在倒是淡定了，人其实很好，我觉得适合你。”

打住。

我制止他：“哥们我是狼的性格，我看准的肉，扑上去就吞。我没看中的肉，你打死我，我都不吃。”

老曾这次带的车队都是他的客户。老曾说：“费用上的钱都在我小姨子那里，你随意支配，只要带他们玩好，我就把小姨子答谢给你。”

我“哼”一声：“你这小姨子是不是黏在你手里甩不出去了，所以才急着推销给我？”

老曾嬉皮笑脸：“我跟你保证，我这小姨子是黄花大姑娘。”

“滚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。

“你老父啥病？”

“脑瘤。”

老曾的神情黯淡了些。破事儿真是一堆，这不，他前妻刚来电话，女儿中耳炎，耳朵流脓，打了好几天的吊瓶都没见好。

我跟他说：“秋天，小儿易上火。耳朵那块儿的神经末梢，你得打多少针药力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呀？让你前妻别给孩子打抗生素了，孩子容易伤肾，我给你个偏方。我儿子小时候也是中耳炎，一老中医给我的偏方。鸡蛋一枚，煮熟，去掉蛋清。把熟蛋黄放在饭勺里，架在火上，小火烧饭勺，再用筷子把蛋黄捣碎，不停地翻搅，直到蛋黄慢慢变黑，变焦。再接着翻搅，要有耐心，最后等蛋黄彻底变焦黑，就会渗出鸡蛋油。一个蛋黄，能熬出一小汤勺的鸡蛋油。然后你再用双氧水清理耳道，用棉球将蛋黄油滴进耳朵里。每天三到五次，最多五天，保证痊愈且永不复发。蛋黄油对幼儿是个宝，积食或小儿食欲不振、有胃火，每天早晚两小汤勺，就是去小儿胃火最佳的偏方。”

老曾赶紧给前妻打电话，反复叮嘱。放下电话，老曾拍着我，笑，东北爷们那种豪爽中带着坏坏的笑：“我真是稀罕死你了，每次见到你，你都能给我惊喜。”

我恨：“我真是烦死你了，每次见到你，你都会给我找麻烦。”

“停车！”

我大喊一声，老曾吓了一跳。车靠边，还没停稳，我就跳下来。

我看到路边的新疆烤包子了！新疆的烤包子，肉馅是用羊肉，切丁，再拌上皮牙子。皮牙子就是洋葱。羊肉丁拌上洋葱，包成包子，然后贴在囊坑的炉壁上烤熟。咬上一口，面皮烤得焦香酥脆，里面的羊肉鲜嫩，洋葱浓香，羊油渗汁水顺着包子流到手心上，再流到胳膊上。

老曾看我吃得狼狈，有些气恼：“瞧你那没追求的样子！一会儿进市里，我请你吃烤羊肉、手抓饭！”

懒得理他。你个井底之蛙，安知烤包子的味道。

终于忍不住，老曾从我手里抢过一个烤包子。咬上一口，惨叫一声。

对不起哥们，忘了提醒你，烤包子吃着要小心，馅里汤汁很足，也很烫。

老曾顾不上烫得狼狈，三口两口吞下一个烤包子，旋即跳下车。过了十几分钟，这哥们拎了满满四大袋的烤包子回来。这回轮到俺傻眼了。

“怎么，一会儿进市区，改吃这个了？烤羊肉、手抓饭被替代了？”

老曾笑：“美得你，这是我带回去的，一袋给岳父全家的，一袋给我父母的，一袋给老婆的，最大那袋拿到公司给员工尝尝。”

我喜欢这样的糙哥，心中细腻，惦记亲人。

车进入市内，又看到了熟悉的维吾尔族文字，又闻到了似曾熟悉的味道。心沉静下来。

这就是旅行能带给人的欣慰。有美景，有友情，有滋味，有熟悉，有陌生，还有的是，意想不到。不管是好的、坏的，但凡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，总是能刺激人业已麻木的神经。

旅行，我喜欢。

我喜欢旅行，喜欢漂泊。

我喜欢睡帐篷时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感受着风中做的那个梦。

梦里，云和风能相遇，梦和影也能重叠。

醒来后，你曾经日夜思念的那个人，可能就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出现在你前面不远处的路口，不是转角。

/初相见，那个女人、老赖大哥/

老曾他们落脚的酒店，距离五一星光夜市只有一条街的距离。这是一家三星的酒店，我们到的时候，门前已经赫然并排停着三辆黑色大切诺基。

车停住，十几个人已经站在门外等候。已经到了吃午饭的点了，但估计他们也都是饿着肚子在等我。

抱歉了。

不用下车，远远地，我就能认出哪个是老曾的小姨子。待字闺中的姑娘，一般都具有一个共性——孤傲。一群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的，只有一个女人站在人群之外。也不远，离着人群只有两三步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鞋尖。就这两三步距离，无形中就把自己给“孤傲”起来了。

可能当事人自己不觉得，但在我眼里，一眼就能看出她的孤傲。我心里嘀咕，这是个麻烦的女人。

下车，老曾一一给作了介绍，我挨个寒暄。介绍到老曾的小姨